



温暖教师的70篇 教育随笔

WENNUAN JIAOSHI DE 70 PIAN JIAOYU SUIBI

主编 ○ 张仁贤



中国轻工业出版社
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温暖教师的70篇 教育随笔

WENNUAN JIAOSHI DE 70 PIAN JIAOYU SUIBI

主编 © 张仁贤



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温暖教师的 70 篇教育随笔 / 张仁贤主编. —北京:

中国轻工业出版社, 2016. 5

ISBN 978-7-5184-0925-9

I. ①温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教育 - 随笔 - 中国 - 文集

IV. ①G52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100695 号

责任编辑: 刘云辉 责任终审: 张乃柬 责任监印: 马金路

封面设计: 郝亚娟 图书策划: 天宏教育

出版发行: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(北京东长安街 6 号, 邮编 100740)

印 刷: 三河市人民印务有限公司

经 销: 各地新华书店

版 次: 2016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: 710 × 960mm 1/16

印 张: 15

字 数: 186 千字

书 号: ISBN 978-7-5184-0925-9

定 价: 39.80 元

邮购电话: 010 - 65241695 传真: 65128352

发行电话: 010 - 85119835 85119793 传真: 85113293

网 址: <http://www.chlip.com.cn>

Email: club@chlip.com.cn

如发现图书残缺请直接与我社邮购联系调换

160377Y1X101HBW



目

录

CONTENTS

■ 专辑一 师恩难忘

教育是心与心的碰撞，是园丁之于花草的热爱。这正如陶行知所说：“真教育是心心相印的过程！”教师一句暖心的话语，如甘露滋润学生渴盼的心田，又如一夜春雨，划过美好的春天，洗涤岁月的尘埃，湿润了一份心境，给人留下一抹清凉。

- 003 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（节选）
- 007 师恩难忘
- 009 槐山老师
- 013 在那颗星子下——记我的中学生时代
- 016 我的老师
- 020 我的一位国文老师
- 024 四川老师
- 027 棒喝与广长舌
- 031 老师的 100 分

目
录





- 036 我最好的老师
- 038 老师对我说
- 041 你若盛开，清风自来

■ 专辑二 教育，从这里开始

未来像一张洁白的纸，全凭我们自己去描绘。教育是在土地上的
一场耕耘和播种，播撒怎样的种子，要看耕种者的一颗慧心。故
教育者当心存慧心，以桥梁的心态、青藤的精神和火把的品格，为
学生点燃希望之光，使学生相信未来的美好。

- 047 相信未来
- 053 自然而然的教育
- 058 老师的十二样见面礼
- 060 最美丽的转身
- 063 那满满一竹篮水啊
- 066 生命之门
- 068 在黑暗出发，在光明登顶
- 070 没有台词的角色
- 072 没有一片树叶自卑
- 074 学生若只如初见
- 078 每个孩子都是天才
- 081 我们被优生淡忘，差生怀念
- 084 你并不是个坏孩子
- 086 爱你，但不宠你

■ 专辑三 温暖心窝的话语

人生是不断重新开始的过程，随时都可以有新的开始、新的希望、新的天空。学生永生难忘的，可能仅仅是你对他们的肯定，或一句表扬、一次鼓励。这些话语会为学生播下希望，让学生勇于重新开始，努力学习知识和做人的道理。那么，我们又何必吝啬，多给学生一些表扬和鼓励吧，因为这样可以温暖学生的心房。

- 091 孩子心中都有两个自我
- 094 讨分数的人
- 097 嘿，你看到玛莎了吗
- 102 温暖心窝的话语
- 105 谎言里的救赎
- 109 威利·卡瑞尔的万灵公式
- 113 不要拿着别人的地图，找自己的路
- 116 世界上最柔软的路
- 119 一滴泪掉下来要多久
- 122 给学生一个美丽的绰号
- 125 老师窗内的灯光
- 128 最小的星星也闪光
- 131 改变人生的批注
- 133 杀手铜

■ 专辑四 嵌在心灵深处的一课

当我们回首往事时，会不会想起有那么一课，曾经温暖我们的灵魂，或者深深震撼我们的心灵，或者没有什么惊心动魄，但是就是难以忘怀？身为教师，我们应该怎样留下嵌在孩子心灵深处的一





课？我们应该怎样引导孩子走出精彩的人生之路？

-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-|
| 139 | 发现那棵树 |
| 142 | 拉亮了灯等你 |
| 145 | 给狗留个位置 |
| 148 | 嵌在心灵深处的一课 |
| 152 | 谦虚是真实的影子 |
| 155 | 智者的三位老师 |
| 158 | 穿过风雪的音乐盒 |
| 162 | 擦不掉的鼓励 |
| 165 | 留守寸土 |
| 167 | 爱的最高境界不是给予而是引路 |
| 170 | 梨一样的苹果 |
| 173 | 第十一位 |
| 176 | 标准答案之外的世界 |
| 179 | 一课禅心 |
| 183 | 集中营的课堂 |

■ 专辑五 幸福比优秀更重要

优秀是比较出来的，幸福不需要比较。教师的幸福就是安心享受教育，于悄无声息中，似春雨滋润万物般打开学生的心门。这就是教育的真谛，这就是教育的美好。心甘情愿地付出，无怨无悔地耕耘，捧一颗心来，不带一根草去，引一缕春风，换学生百花盛开。

- | | |
|-----|----------|
| 189 | 幸福比优秀更重要 |
|-----|----------|

193	特殊的圣诞礼物
196	翻书声
198	为他人点亮一盏灯
200	是谁帮你整理降落伞
202	幸福的秘密
204	学会欣赏自己
206	教师的点滴幸福
209	弱种子也要发芽
212	自己就是一种祝福
215	一个梦改变一生
218	孩子，谢谢你
221	总有一朵花正在为你开放
224	在自己的世界里坚定前行
228	人生可以随时开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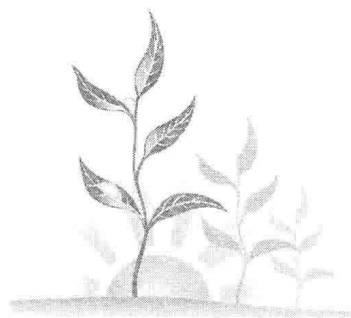
■ 后 记



专
辑
一

师恩难忘

zhuan jì yì
shī ēn nán wàng





教育是心与心的碰撞，是园丁之于花草的热爱。这正如陶行知所说：“真教育是心心相印的过程！”教师一句暖心的话语，如甘露滋润学生渴盼的心田，又如一夜春雨，划过美好的春天，洗涤岁月的尘埃，湿润了一份心境，给人留下一抹清凉。

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（节选）

□ 季羨林

我现在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。他虽已长眠地下，但是他那典型的“我的朋友”式的笑容，仍宛然在目。可我最后一次见到这个笑容，却已是五十年前的事了。

我现在站在适之先生墓前，鞠躬之后，悲从中来，心内思潮汹涌，如惊涛骇浪，眼泪自然流出。杜甫有诗：“焉知二十载，重上君子堂。”我现在是“焉知五十载，躬亲扫陵墓”。此时，我的心情也是不足为外人道也。

我自己已经到望九之年，距离适之先生所呆的黄泉或者天堂乐园，只差几步之遥了。回忆自己八十多年的坎坷又顺利的一生，真如一部二十四史，不知从何处说起了。

积八十年之经验，我认为，一个人生在世间，如果想有所成就，必须具备三个条件：才能、勤奋、机遇。行行皆然，人人皆然，概莫能外。别的人先不说了，只谈我自己。关于才能一项，再自谦也不能说自己是白痴。但是，自己并不是什么天才，这一点自知之明，我还是有的。谈到勤奋，我自认还能差强人意，用不着有什么愧怍之感。但是，我把重点放在第三项上：机遇。如果我一生还能算得上有些微成就的话，主要是靠机

专辑一
◆ 师恩难忘





遇。机遇的内涵是十分复杂的，我只谈其中恩师一项。韩愈说：“古之学者必有师。师者所以传道、授业、解惑也。”根据老师这三项任务，老师对学生都是有恩的。然而，在我所知道的世界语言中，只有汉文把“恩”与“师”紧密地嵌在一起，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名词。这只能解释为中国人最懂得报师恩，为其他民族所望尘莫及的。

我在学术研究方面的机遇，就是我一生碰到了六位对我有教导之恩或者知遇之恩的恩师。我不一定都听过他们的课，但是，只读他们的书也是一种教导。我在清华大学读书时，读过陈寅恪先生所有的已经发表的著作，旁听过他的“佛经翻译文学”，从而种下了研究梵文和巴利文的种子。在当了或滥竽了一年国文教员之后，由于一个天上掉下来的机遇，我到了德国哥廷根大学。正在我入学后的第二个学期，瓦尔德施密特先生调到哥廷根大学任印度学的讲座教授。当我在教务处前看到他开基础梵文的通告时，我喜极欲狂。“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工夫。”难道这不是天赐的机遇吗？最初两个学期，选修梵文的只有我一个外国学生。然而教授仍然照教不误，而且备课充分，讲解细致，威仪俨然，一丝不苟。几乎是我一个学生垄断课堂，受益之大，自可想见。“二战”爆发，瓦尔德施密特先生被征从军。已经退休的原印度讲座教授西克，虽已年逾八旬，毅然又走上讲台，教的依然是我一个中国学生。西克先生不久就告诉我，他要把自己平生的绝招全传授给我，包括《梨俱吠陀》《大疏》《十王子传》，还有他费了二十年的时间才解读了的吐火罗文。在吐火罗文研究领域中，他是世界最高权威。我并非天才，六七种外语早已塞满了我那渺小的脑袋瓜，我并不想再塞进吐火罗文。然而像我的祖父一般的西克先生，告诉我的是他的决定，一点征求意见的意思都没有。我唯一能走的道路就是：敬谨遵命。现在回忆起来，冬天大雪之后，在研究所上过课，天已近黄昏，积雪白皑皑地拥满十里长街。雪厚路滑，天空阴暗，地闪雪光，路上阒静

无人，我搀扶着老爷子，一步高，一步低，送他到家。我没有见过自己的祖父，现在我真觉得，我身边的老人就是我的祖父。他为了学术，不惜衰朽残年，不顾自己的健康，想把衣钵传给我这个异国青年。此时我心中思绪翻腾，感激与温暖并在，担心与爱怜奔涌。我真不知道是置身何地了。

“二战”期间，我被困德国，一待就是十年。“二战”结束后，听说寅恪先生正在英国就医。我连忙给他写了一封致敬信，并附上发表在哥廷根科学院集刊上用德文写成的论文，向他汇报我十年学习的成绩。很快就收到了他的回信，问我愿不愿意到北大去任教。北大为全国最高学府，名扬全球，但是，门槛一向极高，等闲难得进入。现在竟有一个天赐的机遇落到我头上来，我焉有不愿意之理！我立即回信同意。寅恪先生把我推荐给了当时北大校长胡适之先生、代理校长傅斯年先生、文学院长汤用彤先生。寅恪先生在学术界有极高的声望，一言九鼎。北大三位领导立即接受。于是我这个三十多岁的毛头小伙子，在国内学术界尚无藉藉名，公然堂而皇之地走进了北大的大门。唐代中了进士，就“春风得意马蹄疾，一日看遍长安花”。我虽然没有一日看遍北平花，但是，身为北大正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系主任，心中有点扬扬自得之感，不也是人之常情吗？

在此后的三年内，我在适之先生和锡予（汤用彤）先生领导下学习和工作，度过了一段毕生难忘的岁月。我同适之先生，虽然学术辈分不同，社会地位悬殊，想来接触是不会太多的。但是，实际上却不然，我们见面的机会非常多。他那一间在子民堂前东屋里的狭窄简陋的校长办公室，我几乎是常客。作为系主任，我要向校长请示汇报工作，他主编报纸上的一个学术副刊，我又是撰稿者，所以免不了也常谈学术问题，最难能可贵的是他待人亲切和蔼，见什么人都是笑容满面，对教授是这样，对职员是这样，对学生是这样，对工友也是这样，从来没见他摆当时颇为流行的名人架子、教授架子。此外，在教授会上，在北大文科研究所的导师会上，在





北京图书馆的评议会上，我们也时常有见面的机会。我作为一个年轻的后辈，在他面前，决没有什么局促之感，经常如坐春风中。

我现在站在适之先生墓前，心中浮想联翩，上下五十年，纵横数千里，往事如云如烟，又历历如在目前。中国古代有俞伯牙在钟子期墓前摔琴的故事，又有许多在至友墓前焚稿的故事。按照这个旧理，我应当把我那新出齐了的《文集》搬到适之先生墓前焚掉，算是向他汇报我毕生科学研究的成果。但是，我此时虽思绪混乱，但神志还是清楚的，我没有这样做。我环顾陵园，只见石阶整洁，盘旋而上，陵墓极雄伟，上覆巨石，墓志铭为毛子水亲笔书写，墓后石墙上嵌有“德艺双隆”四个大字，连同墓志铭，都金光闪闪，炫人双目。我站在那里，蓦然抬头，适之先生那有魅力的典型的“我的朋友”式的笑容，突然显现在眼前，五十年依稀缩为一刹那，历史仿佛没有移动。但是，一定神，忽然想到自己的年龄，历史毕竟是动了。可我一点也没有颓唐之感。我现在大有“老骥伏枥，志在千里”之感。我相信，有朝一日，我还会有机会，重来宝岛，再一次站在适之先生的墓前。

心 灵 感 悟

诚如季老所言，不管是并非正式认识的陈寅恪先生、机缘巧合的瓦尔德施密特先生、祖父一般的西克教授，还是有着典型的“我的朋友”式的笑容的胡适之先生，均活在他鲜活的记忆中。而他们之所以如此鲜活地存在，就因为他们让教育在那时那地开始，他们都履行了“传道、授业、解惑”的教师的职责，引导学生一步一步走向自己的人生。

师恩难忘

□ 刘绍棠

那年正月新春，我不满六周岁，便到邻近的乡村小学去读书。

这个小学设在一座庙内，只有一位老师，教四个年级。当时学生少，四个年级才一个班。老师姓田，十七岁就开始教书了。他口才、文笔都很好。

一天，我们排队进入教室。田老师先给二年级和四年级同学上课，叫三年级学生把着一年级学弟的手描红。描红纸上是一首小诗：

一去二三里，烟村四五家。

亭台六七座，八九十枝花。

田老师给一年级上课了。他先把这首诗念一遍，又连起来讲一遍，然后，编出一段故事，娓娓动听地讲起来。我还记得故事的大意是这样的：

一个小孩，牵着妈妈的衣襟儿去姥姥家，一口气走了二三里地。路过一个小村子，只有四五户人家，正在做午饭，家家冒炊烟。娘儿俩走累了，看见路边有六七座亭子，就走进一座亭子里去歇歇脚。亭子外边，花开得很茂盛，小孩子伸出小手指念叨着：“……八枝，九枝，十枝。”他越看越喜欢，想折下一枝来。妈妈拦住了他，说：“你折一枝，他折一枝，





后边歇脚的人就看不到花了。”后来，这儿的花越开越多，数也数不过来，变成了一座大花园。

我听得入了迷，恍如身临其境。田老师的声音戛然而止，我却仍在发呆，直到三年级的大学兄捅了我一下，我才惊醒。

那时候的语文叫国语。田老师每讲一课，都要编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。我在田老师那里学习四年，听了上千个故事，这些故事有如春雨点点，滋润着我。

有一年我回家乡去，在村边遇到了老师，他拄着拐杖正在散步。我仍然像四十年前的小学生那样，恭恭敬敬地向他行礼。谈起往事，我深深感谢老师在我那幼小的心田里，播下知识的种子。

十年树木，百年树人。老师的教诲之恩，我终生难忘！



简短的儿歌、娓娓动听的故事，都在让学生忘却自我的境界中开启了教育的篇章，都如春雨点点滋润着学生的心灵，都将知识的种子播在学生幼小的心田。于是，十年树木，百年树人，教育从一个个故事中开始！

槐山老师

□ 叶 梅

唐代韩愈说：“古之学者必有师。”我们这代人有些生不逢时，正经书没念多久，初中只上了一年便遇上“文革”，紧跟着上山下乡随波逐流，再有所学便是东鳞西爪，这时便分外怀念小时候的几位老师，幸得他们的苦心教诲，才有一点童子功。再后来越发明白，真正的老师就是渗透你的魂魄，影响你一生的人。人生路上，闪耀着他们点亮的一盏盏小灯，或许叫知识、善良、真诚、勤奋、坚毅……它们宁静而又明亮，默默地陪伴着学生前行。

我的小学是在长江三峡、湖北的巴东一小启蒙的。但在那里只念了一年级，便因为父母工作调动到了另外一个城市恩施，恩施是土家族苗族聚居的山区，但那时还没有成立自治州。那年秋天我背着一个小花书包，转学到恩施舞阳附小二年级（2）班，便认识了班主任田老师。

田老师名槐山，土家族人，个子不高，但结结实实的，两只胳膊举着，可任由学生们揪着打秋千。他刚从师范毕业，浑身似乎有使不完的劲儿，成天笑嘻嘻的像一个孩子王，高兴起来就把学生娃一个个举过头顶，只要田老师在操场上，一定是欢声笑语一片。我们这些小学生就像一个个

专
辑
—
◆
师
恩
难
忘

